

許世瑛著

論語二十篇的法研究

臺灣開明書店印行

許世瑛著

論語二十篇的法研究

臺灣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初版發行
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四版發行

每冊售價精平裝貳佰貳拾元整
壹佰柒拾元整

究研法句篇十二語論

*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作者 許世瑛

發行人 卓劉慶弟

印刷者 臺灣開明書店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七號
電話~~臺中吳九~~0630至三六四號

郵局劃撥賬號第800三七一

臺灣開明書店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七號

(宏鑫-210J.)

這本小書是用來獻給內子華姍女士的。因為在我失明以後，她長齋禮佛，祈求佛菩薩保祐。並且對我的飲食起居盡心照拂，使我得以堅定意志，增強毅力，而能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繼續從事教學和著述。

自序

民國五十七年暑假中，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班同學張素貞小姐偕其夫婿章益新君來訪，章君說：「老師如果有文章要整理，素貞可以幫忙。」我答以將來如果要整理稿子，一定請她幫忙，到了五十八年二月，我的眼睛完全看不見了，於是進榮民總醫院請眼科主任林和鳴大夫割治白內障，把混濁的水晶體取出來，發現網膜本身變了性，並且也剝落了，縱然動第二次手術把網膜黏上，也仍然不能視物。於是下了決心，請素貞跟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班同學何淑貞小姐幫忙，想把論語二十篇句法，做一番分析研究，由我口述，她們兩位筆錄。寫完了一篇，就投到中華文化復興月刊上發表，從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三卷六期開始，直到今年四月一日出版的五卷四期，才登完最後一篇。現在準備把這二十篇句法研究，彙集成一個單行本，以供愛讀論語的先生女士們參考。

我在分析論語各篇的句法，遇到有些句子，經過好幾次的斟酌，才做最後的決定，現在把這經過分別敍述出來。

第一點：像左列這類句子：

- 1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爲政）
- 2 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教與？」（八佾）
- 3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公冶長）
- 4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雍也）
- 5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雍也）
- 6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述而）

7 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罕）

8 微生故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憲問）

9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陽貨）

10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陽貨）

11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微子）

12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張）

前面十二句，我起初都把它們看做一句敍事簡句跟一句敍事繁句，以時間先後關係或補充關係構成複句。後來覺得不如把它們看做一句敍事繁句，「謂」字不把它看做述詞，而把它看做關係詞，而「謂」字下的「孔子」、「冉有」、「子貢」、「仲弓」、「子夏」、「顏淵」、「門弟子」、「伯魚」、「魯公」等不論把「謂」字看做述詞或關係詞，它們卻都是受詞呀！這些受詞都直接放在「謂」字之下，中間不加關係詞「於」字的。

第二點：像左列這類句子：

1 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爲政）

2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雍也）

3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憲問）

4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子路）

前面四句我起初也是把它們看做以時間先後關係或補充關係構成的複句，後來也改變了這個心意，只把它們看做一句敍事繁句。「告」字與「語」字，不把它們看做述詞，而把它們看做關係詞。至於「告」字下的「之」跟「哀公」，以及「語」字下的「孔子」不論「告」跟「語」是看做述詞或關係詞，它們卻都是受詞呀！其中第三條「告」字下受

詞「哀公」上，加了個關係詞「於」字，可以看出来原始造這句的時候，是把「告」字當做動詞。受詞上的關係詞「於」字，本是可加的，也可以不加的。現在既然把「告」字看做關係詞，那麼這第三條裏的「告於」，就只能把它看做一個聯合式合義複詞，而做關係詞用了。爲甚麼不能把「告於」看做結合式合義複詞呢？這是因爲在這裏只有「告」字的意思，而「於」字的意義已被揚棄了。至於「子語魯太師樂，曰：『……』」（八佾）與「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張）裏的兩個「語」字下，除了有受詞「魯太師」和「大夫」之外，還跟着止詞「樂」和關係詞「於」和處所補詞「朝」。就不能直把它們看做一句敍事繁句了，而必須說是一句敍事簡句跟一句敍事繁句，以時間關係或補充關係構成複句了。這也可以看出造這類複句的時候，原本是想造成複句的，由於受詞下不跟止詞或補詞的時候，就可以把它緊縮成一句敍事繁句來看了。

第三點：像左列這些句子：

- 1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學而）
- 2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罕）
- 3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顏淵）
- 4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憲問）
- 5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季氏）
- 6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張）
- 7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堯曰）

這七句是不能把它們看做一句敍事繁句，而說「問於」是聯合式合義複詞做關係詞用。這是爲甚麼呢？因爲「問」跟「曰」這兩個動詞，在句中的重要，似乎「問」比「曰」更重要些，同時，「問」字下的「於」字，是「向」字的

意思，而不會被揚棄呀！因此，這類句子，只能把它們看做一句敍事簡句，跟一句敍事繁句，以時間關係或補充關係構成複句。「問」是敍事簡句裏的述詞，「於」是介進受詞的關係詞，而受詞是「子貢」、「有若」、「孔子」、「伯魚」等。更何況有「季康子問政於子貢曰……」（顏淵）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憲問）兩句，述詞「問」下，先接止詞「政」跟「公叔文子」，然後再在止詞下接關係詞「於」字跟受詞「子貢」和「公明賈」。它們是一句敍事簡句跟一句敍事繁句構成時間關係或補充關係的複句，是益發顯明的了。至於「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憲問）裏的「問之」，我們不能把它看做「問」是述詞，「之」是它的受詞，因為這個「之」字，是無所稱代的呀！因此，我們只能把「問之」看做帶詞尾「之」的衍聲複詞，跟「曰」聯合起來成為一個聯合式合義複詞，做這句敍事繁句的述詞。它和「問曰」的區別，只是「問曰」是兩個單詞構成聯合式合義複詞，而「問之曰」是一個帶詞尾「之」的衍聲複詞「問之」和單詞「曰」合成聯合式合義複詞的不同罷了。

第四點：像左列這些句子：

- 1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爲政）
- 2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八佾）
- 3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籬，何謂也？」（八佾）
- 4 閔人問曰：「何謂也？」（里仁）
- 5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公冶長）
- 6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公冶長）
- 7 宰我問曰：「仁者……。」（雍也）
- 8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路）

這裏八句中的「問曰」，我起初想把「曰」字看做述詞，而把「問」字看做限制詞，繼而仔細推敲一番，覺得它們是由「問於××曰……」緊縮而成的句子，由於關係詞「於」跟受詞省略沒說出來，於是上句的述詞「問」跟下句的述詞「曰」就緊接在一起了。從這合成的過程來看，我們應該把「問曰」看做聯合式合義複詞了。

第五點：像左列這些句子：

1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爲政）

2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爲政）

3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八佾）

4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八佾）

5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公冶長）

6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述而）

7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先進）

8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有若對曰：「盍徹乎！」（顏淵）

9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顏淵）

10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憲問）

11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陽貨）

這裏這些用「對曰」做述詞的敍事繁句，是因為「對」下的受詞都省略沒說出來，所以不能把它們看做兩句，同時也不能把「對」字看做關係詞。這樣「對曰」可以和「問曰」看齊，說它們都是聯合式合義複詞，在敍事繁句裏充任述詞的任務。

第六點：像左列這些句子：

- 1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學而）
- 2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
- 3 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子路）

4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季氏）

5 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微子）

6 子貢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學而）

7 （曾晳）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先進）

8 孔子曰：「……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子對曰：「……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9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子張）

這裏這些表態繁句，表詞下都跟一個補詞，這些補詞起初想把它們看做比較補詞。既而一想，這是個錯誤的看法，因為它們何嘗跟主語去相比呢？後來又想把它們看做處所補詞，但是也不妥當，因為介進它們的關係詞，不論用「於」或用「乎」都不能翻譯成「在」字，或「對於」呀！最後決定把它們看做交與補詞，因為這些「於」字跟「乎」字，都可以翻譯成「跟」字，交與補詞通常用關係詞「與」字來介進的，放在述詞之前的固然用「與」字介進，就是放在表詞之前的，也一樣用「與」字來介進，像「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可以改說成「信與義近」、「恭與禮近」；又如「異乎吾所聞」可以改說成「與吾所聞異」，再如「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也可以改成「不與一言而喪邦幾乎……不與一言而喪邦幾乎」。由於一般敍事句和表態句在述詞或表詞下，如果跟一個補詞的話，全都利用「於」字和「乎」字來介進，所以用「與」字介進的交與補詞，移到了表詞之下，就不再用「與」字來介進，而改用「於」或「乎」字了。

第七點：左列這些句子：

1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述而）

2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爲政）

3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仁而不仁，如樂何？」（八佾）

4 子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八佾）

5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述而）

6 （孔子）曰：「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述而）

7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泰伯）

8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子路）

9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10 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這裏「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人而不仁、管氏而知禮、富而可求、君而知禮、人而無恆、士而懷居、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等各句，起初想把它們看做一句判斷簡句，跟一句敍事簡句或表態繁句以轉折關係構成複句，而說這些「而」字，是表轉折的關係詞。既而一想，這種看法是很不妥當的，於是又想把它們看成一句表態繁句，而說主語下謂語上都加了個語氣詞「而」字。後來再仔細想一想，如果有人問爲什麼要在主謂語間加個語氣詞「而」字呢？就很難想出一個滿意的答案來了。最後決定，還是說「而」字跟「如」字相通用，因爲它們在中古聲母都屬日母，依章太炎先生娘曰二紐歸泥說，它們的上古聲母音值都是舌尖鼻音，以「友董同龢兄的假定，它們上古聲母音值都是舌面鼻音，所以是雙聲字，至於古韻部，「而」字屬「之」部，「如」字屬「魚」部。「之」「魚」兩部字在古書裏常常相通用的

呀！因此「言而有信……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等句都可以看做假設關係複句中的假設小句，表假設的關係詞「而」字，全部都放在主語跟謂語之間，這或許是當時人約定俗成的一種規律吧！這些「而」字，都可以換用「如」字，而文意絲毫不變喲。

第八點：像左列兩句：

1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

2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微子）

這裏第一句是敘事繁句，「曰」的止詞是「諾，吾將仕矣。」會考慮過可不可以把它看做補充關係構成的複句。既而一想，這個「諾」字，應該把它看成跟《仁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裏的「唯」字一樣，只是個獨立的應答之辭，不可把它看成一句不完全的句子！至於第二句裏的「鳳兮鳳兮」，起初想把它看做表態繁句的主語，而說重複說一次是加重表感嘆的意味，兩個「鳳」字下，都加一個語氣詞「兮」字。既而一想，「何德之衰」似乎不能把它看做「鳳」的謂語，因此又決定把「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看成一句補充關係的複句，「鳳兮鳳兮」是兩句不完全的句子，重複說一遍。爲甚麼說它是不完全的句子呢？因爲這兩個「鳳」字，如果說它是主語吧，謂語又是什麼呢？說它是謂語吧，主語又是什麼呢？像這樣的句子，只說出一個名詞來，就可以算做句子，那只有把它叫做不完全的句子了。兩個「兮」字也可以認做句末語氣詞了呀。

雖然，經過多方的考慮，並且請大國文系教授戴璉璋、講師張文彬君，以及台大師大研究所同學何淑貞、詹秀惠、余若昭諸君，提出意見，供我斟酌修改，但是，其中還不免有疏漏和錯誤的地方，希望博雅君子能隨時匡正，以便再版時訂正。最後，特別要感謝的是何淑貞小姐，因爲她爲我把每期刊登在復興月刊上的稿子，剪了下來，朗誦一遍，不但改正印刷上的錯字，而且發現有不妥當的說法，就請她照我口說的改正重寫。如此，才能出版這本自覺還滿意的小書呀。

論語二十篇句法研究 目次

自序	一
學而篇第一	一
爲政篇第二	一五
八佾篇第三	三二
里仁篇第四	五〇
公冶長篇第五	六四
雍也篇第六	八五
述而篇第七	一〇六
泰伯篇第八	一一八
子罕篇第九	一四二

鄉黨篇第十	一六一
先進篇第十一	一七八
顏淵篇第十二	一一〇四
子路篇第十三	一一一
憲問篇第十四	一一四
衛靈公篇第十五	一六八
季氏篇第十六	一六八
陽貨篇第十七	一一〇五
微子篇第十八	一一一七
子張篇第十九	三四四
堯曰篇第二十	三六一
結論	三七〇

一、敍事簡句與敍事繁句

甲、敍事簡句

乙、敍事繁句

二、致使繁句

三、意謂簡句與意謂繁句

甲、意謂簡句

乙、意謂繁句

四、有無簡句與有無繁句

甲、有無簡句

乙、有無繁句

五、表態簡句與表態繁句

甲、表態簡句

乙、表態繁句

六、判斷簡句與判斷繁句

甲、判斷簡句

乙、判斷繁句

七、準判斷簡句與準判斷繁句

甲、準判斷簡句

乙、準判斷繁句

八、通譯複句

學而篇第一

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全句是敍事繁句。引號中的各句，都是述詞「曰」字的止詞。這個止詞，是三句判斷繁句以聯合關係構成複句。第一個判斷繁句的主語「學而時習之」，是兩句敍事簡句以加合關係構成複句。「學」字下的止詞「之」，承下省略了。第二個判斷繁句的主語「有朋自遠方來」，是一句有無繁句。「朋自遠方來」，是「有」字的止詞，它本身是一句敍事簡句。「朋」是起詞，「來」是述詞，「遠方」是處所補詞，「自」是連繫道補詞的關係詞。（以後敍事簡句的分析，從略。）第三個判斷繁句的主語「人不知而不慍」，是兩句敍事簡句以轉折關係構成複句。第一個主語裏的「而」字，相當於白話的「並且」，第三個主語裏的「而」字，相當於白話的「可是」，就是因為「而」字在兩句中的作用不同的緣故。

「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裏的「說、樂、君子」，是三句判斷繁句的謂語。這三句裏的「不」字，是限制詞，三個「亦」字，都放在「不」字下，筆者以為不該把它也看作限制詞，應視為語氣詞。凡是否定式反詰問句「不」字下必加這個「亦」字，來加重「不」字的語氣。反詰問句裏加了「不」字，是表肯定的語氣，它比直接用肯定句語氣要重些。而「不」字下再加「亦」字，語氣就顯得更重些了。句末「乎」字，是表反詰的語氣詞，相當於白話的「嗎」字。不過，白話反詰問句，頭上常加「難道」二字，而文言句首卻不一定加「豈」字。